

第十六篇 兩宋之中衰

晚唐以還，詩人之能事已盡。盧仝險怪，韓偓香艷，雙美天隨，更倡迭和。而支離瑣碎，大背宗風。更更五季，干戈擾攘，詩教益微。宋興，有九僧者，咸襲晚唐。厥後楊億、劉筠、錢惟演等十人，又宗法義山，互相仿效，得詩二百四十七首，名曰《西崑酬唱》，一時扇為風尚。然僅涉義山之藩籬，而未升其堂奧。故歐陽修氏恐其流靡而莫知返也，乃一以優游坦夷之詞，矯而變之，斯體遂廢。同時梅堯臣、蘇舜欽亦宗杜、韓，致有歐、梅之目，亦稱蘇、梅。王安石繼之，而皆未極其至。及眉山蘇軾起，悉兼李、杜、韓、白之長，規模始大。黃庭堅繼之，而宗尚稍異。故蘇、黃雖齊名，而蘇門六君子，江西詩派等，魯直又獨樹一幟焉。然蘇擅天才，黃實未足以掩之。猶之南渡之有范、陸，放翁固不讓乎石湖也。茲先就北宋諸家詩人，論列如下：

(一) 晚唐派之九僧 曰劍南希畫，金華保暹，南越文兆，天台行肇，沃州簡長，貴城惟鳳，淮南惠崇，江東宇昭，峨嵋懷古。歐陽公《六一詩話》云：「國朝浮圖，以詩名於世者九人，故時有集號《九僧詩》，今不復傳矣。余少時聞人多稱之，其一曰惠崇，餘八人者，忘其名字也。余亦略記其詩，有云：『馬放降來地，雕盤戰後雲。』又云：『春生桂嶺外，人在海門西。』其佳句多類此。其集已亡，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，是可嘆也！當時有進士許洞者，善為詞章，俊逸之士也。因會諸詩

僧，分題，出一紙，約曰：「不得犯此一字。」其字乃山水、風雲、竹石、花草、雪霜、星月、禽鳥之類，於是諸僧皆閱筆。溫公《續詩話》云：「九僧詩，余游高安山五泉寺，得之於進士閔交如舍。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，其美者，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。」

(二) 西崑體之十七人 曰：楊億，字大年，翰林學士，左司諫知制誥。劉筠，字子儀，大理評事，秘閣校理。錢惟演，字希聖，太僕少卿，直秘閣。李宗諤，翰林學士。陳越，著作佐郎，直史館。李維，戶部員外郎，直集賢院。工部員外郎，直集賢院。丁謂，樞密直學士。刁卞，工部員外郎，直秘閣。張咏，樞密直學士。錢惟濟，恩州刺史。任隨，太常丞，直集賢院。舒雅，職方員外郎，秘閣校理。監宿州靈仙觀。晁迥，翰林學士。崔遵度，左司諫。薛映，右諫議大夫。劉秉，歐公云：「楊大年與錢、劉數公唱和，自《西崑集》出，時人爭效之，詩體一變。而先生老輩，患其多用故事，至於語僻難曉，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。如子儀《新婦》云：『風來玉宇鳥先轉，露下金莖鶴未知。』雖用故事，何害為佳句也。又如『峭帆橫渡官橋柳，疊鼓驚飛海岸鷗』，其不用故事，又豈不佳乎？蓋其雄文博學，筆力有餘，故無施而不可。非如前世號詩人者，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，為許洞所困者也。」

(三) 白樂天派 若王禹偁之徒。此派除《小畜集》外，未甚著。

(四) 李、杜、韓、派 以歐公稱首，而子美、聖俞為之羽翼者也。葉夢得《石林詩話》：「公詩始矯崑體，專以氣格為主，故其言多平易疏暢。律詩意所到處，雖語有不倫，亦不復問。而學之者，往往遂失真，傾困倒廩，無復餘地。然公詩好處，豈專在此？如《崇徽公主手痕詩》：『玉顏自古為身

累，肉食何人與國謀。」此自是兩段大議論，而抑揚曲折，發見於七字之中。婉麗雄勝，字字不失相對。雖崑體之工者，亦未易此。言意所會，要當如是，乃為至到。《子美集》，歐公序之，略云：「天聖間，予舉進士，見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，號為時文，以相誇尚。而子美獨與兄才翁，及穆參軍伯長，作為古歌詩雜文，時人頗共非笑之，子美不顧也。其後詔書諷勉，由是其風漸息，而學者稍趨於古。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，其始終自守，不奉世俗趨舍，可謂特立之士也。」其序《宛陵集》云：「聖俞少以蔭補為吏，累舉進士，抑於有司，困於州縣。凡十餘年，猶從辟書，為人之佐。鬱其所蓄，不得奮見於事業。其家宛陵，幼習於詩，自為童子，出語已驚其長老。既長，學乎六經仁義之說，其為文章，簡古純粹，不求苟說於世。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。然時無賢愚，語詩者必求之聖俞，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樂於詩而發之。故其平生所作，於詩尤多。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：「二百年無此作矣，奈何老不得志，徒發於蟲魚物類，觸愁感嘆之言，可不惜哉？」《六一詩話》云：「聖俞，子美，齊名於一時，而二家詩體特異。子美筆力豪俊，以超邁橫絕為奇；聖俞覃思精微，以深遠閑淡為意。各極其長，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。余嘗於《水谷夜行詩》，略道其一二云：『子美氣尤雄，萬竅號一噓。有時肆顛狂，醉墨灑滂滂。譬如千里馬，已發不可殺。盈前盡珠璣，一一難揀汰。梅翁事清切，石齒漱寒瀨。作詩三十年，視我猶後輩。文詞愈清新，心意雖老大。有如妖韶女，老自有餘態。近詩尤古硬，咀嚼苦難嚙。又如食橄欖，真味久愈在。蘇豪以氣轢，舉世徒驚駭。梅窮獨我知，古貨今難賣。』語雖非工，謂粗得其仿佛，然不能優劣之也。」又云：「聖俞嘗語余曰：『詩家雖牽

意，而造語亦難。若意新語工，得前人所未道者，斯為善也。必能狀難寫之景，如在目前，含不盡之意，見於言外，然後為至矣。賈島云：『竹籠拾山果，瓦瓶擔石泉。』姚合云：『馬隨山鹿放，鷄逐野禽栖。』等，是山邑荒僻，官况蕭條，不如『縣古槐根出，官清馬骨高』為工也。』余曰：『語之工者固如是。狀難寫之景，含不盡之意，何詩為然？』聖俞曰：『作者得於心，覽者會以意，殆難指陳以言也。雖然，亦可略道其仿佛，若嚴維『柳塘春水漫，花塢夕陽遲』，則天容時態，融和駘蕩，豈不如在目前乎？又若溫庭筠『鷄聲茅店月，人迹板橋霜』，賈島『怪禽啼曠野，落日恐行人』，則道路辛苦，羈愁旅思，豈不見於言外乎？』觀乎歐公所稱，則聖俞誠深心人也。至歐公詩學昌黎，亦可於其評韓見之。如云：『退之筆力，無施不可。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，故其詩曰『多情懷酒伴，餘事作詩人』也。然其資談笑，助譁謔，叙人情，狀物態，一寓於詩，而曲盡其妙。此在雄文大手，固不足論，而余猶愛其工於用韻也。蓋其得韻寬，則波瀾橫溢，泛入傍韻，乍避乍離，出入回合，殆不可拘以常格。如『此日足可惜』之類是也。得韻窄，則不復傍出，而因難見巧，愈險愈奇。如《病中贈張十八》之類是也。余嘗與聖俞論此，以為善取良馬者，通衢廣陌，縱橫馳逐，惟意所之。至於水曲蟻封，疾徐中節，而不少蹉跌，乃天下之至工也。聖俞戲曰：『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，若寬韻可自足，而輒旁出。窄韻難獨用，而反不出，豈非其拗強而然歟？』觀此又知歐、梅崇尚，固自不同也。故歐公亦云：『聖俞平生所自負者，皆某所不好，所卑下者，皆某所稱賞。』見《中山詩話》。則兩家趨向，略可判已。半山最後起，其詩以老杜為宗，得其瘦勁。石林云：『荆公少以意氣自許，故詩語惟其所向，不復更

爲含蓄。如「天下蒼生待霖雨，不知龍向此中蟠」，又「濃綠萬枝紅一點，動人春色不須多」，「平治險穢非無力，潤澤焦枯是有才」之類，皆直道其胸中事。後爲群牧判官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，博觀而約取。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，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，然亦必視初壯。方其未至時，不能力強而遽至也。」又云：「公晚年詩律精嚴，造語用字，間不容發，然意與言會，言隨意遣，渾然天成，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。如「含風鴨綠粼粼起，弄日鵝黃裊裊垂」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，至「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」，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。」

(五)蘇黃 陳師道《後山詩話》云：「東坡始學劉禹錫，故多怨刺，學不可不慎也。晚學太白，至其得意則似之矣！然失於粗，以其得之易也。」許顛《韻周詩話》云：「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。詞源如長河大江，飄沙卷沫，枯槁束薪，蘭舟繡鷁，皆隨流矣。珍泉幽澗，澄澤靈沼，可愛可喜，無一點塵滓。只是體不似江湖，讀者幸以此意求之。」張堯叟亦云：「東坡詩如武庫初開，牙戟森然，一一求之，不無利鈍。」王士禛云：「歐公見蘇文忠，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，蓋非獨古文也，唯詩亦然。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，自子美、退之後一人而已。」沈德潛《說詩碎語》云：「子瞻胸有洪爐，金銀鉛錫皆歸鎔鑄，其筆之超曠，等於天馬脫羈，飛仙游戲，窮極變幻，而適如意中所欲出，韓文公後又開辟一境界也。然長於七言，短於五言，工於比喻，拙於莊語。」姚鼐云：「東坡天才，有不可思議處，其七律只用夢得、香山格調，其妙處豈劉、白所能望哉！」

山谷詩褒貶互異。褒之者如呂居仁之作《江西詩社宗派圖》，推崇洵爲極至。而魏泰、王若虛

等極詆之。魏作《臨漢隱居詩話》云：「庭堅好用南朝人語，專求古人未使之事，又一一奇字，綴葺而成詩。自以爲工，其實所見之僻也。故句雖新奇，而氣乏渾厚。吾嘗作詩題其篇後，略云：「端求古人遺，琢挾手不停，方其拾瓊羽，往往失鸞鯨。」蓋謂是也。」若虛《滄南詩話》云：「山谷之詩，有奇而無妙，有斬絕而無橫放，鋪張學問以爲富，點化陳腐以爲新。而渾然天成，如肺腑中流出者不足也。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？」又云：「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，於是高談句律，旁出樣度，務以自立而相抗，然不免居其下也。」又引東坡語云：「每見魯直詩，未嘗不絕倒。讀魯直詩，如見魯仲連、李太白，不敢復論鄙事。雖若不用，然不爲無補於世。又如蟪蛄江瑤柱，格韻高絕，盤餐盡廢，然多食則動風發氣。」是皆於黃詩深致其不滿者也。然山谷詩學實本之於其父黃庶，與其外舅謝師厚。蓋二公皆學杜者也。而洪炎序其詩，則謂「其發源以治心修性爲宗本，放而至於遠聲色，薄軒冕，極其致，憂國愛民，忠義之氣，隱然見於筆墨之外。凡句法置字律令，新新不窮。包曹、劉之波瀾，兼陶、謝之字量。可使子美分座，太白却行。非若察察然，如《新安》、《石壕》、《潼關》、《花門》、《秦中吟》、《樂游原》之什，幾於罵者可比。」洪炎此序，殆如後山所稱：「學甫而不爲者歟！」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亦云：「山谷自黔州後，句法尤高，筆致放縱，實天下之奇作，自宋興以來，一人而已。其旨類皆以宗派爲歸。」至王士禛始云：「蘇公凌躡千古，獨心折山谷，數效其體，前人之虛懷若此。後世腐儒，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，何其陋耶！山谷雖脫胎於杜，顧其天姿之高，筆力之雄，自辟庭戶。宋人作《江西宗派圖》極尊之，配食子美，要亦非山谷意也。」其言最爲公允。

(六)蘇門六君子，先是黃庭堅、秦觀、晁補之、張耒，俱從蘇軾游，號蘇門四學士。後復益以陳師道、李方叔，因名六君子，而山谷獨執牛耳焉。觀字少游，一字太虛，揚州高郵人。少豪雋，慷慨，溢於文詞。蘇軾守徐州，觀作《黃樓賦》寄之，軾以爲有屈、宋才，因介其詩於王安石。安石亦謂清新似鮑、謝也。補之字無咎，鉅野人。與兄沖之齊名。至士禎云：「元祐文章之盛，推蘇門六君子，黃嘗自負其詩在晁、張之上，顧無咎七言佳處，頗得文忠之逸。叔用《具茨集》，寥寥無多，一鱗片甲，殆高出無咎之上。議者以爲惟陸務觀能仿佛之，非過論也。」宋字文潛，楚州淮陰人。蘇軾稱其文汪洋冲澹，有一倡三嘆之聲。晚歲詩務平淡，效白居易，樂府效張籍云。師道字履常，一字無已，號後山居士，彭城人。學識寬絕，有經世才，慕古作者，不爲進取計也。年十六，謁曾南豐，大器之，遂業於門，譽望甚偉。及見豫章黃公詩，愛不捨手，卒從其學，黃亦不讓。士或謂其過之，惟自謂不及也。見門人魏衍集記。又元城王雲云：「建中靖國辛巳冬，雲別洛翁於荊州，翁曰：『陳無已天下士也，其讀書如禹之治水，知天下之脈絡，有開有塞，至於九川滌源，西海會同者也。其論事救首救尾，如常山之蛇。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，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，今之詩人不能當也。』」又楊一清云：「黃、陳雖號江西派，而其風骨逼近老杜，宋詩蓋至此極矣。自今讀後山詩，固驚其雄健清勁，幽邃雅淡，有一塵不染之氣。夷考其行，矯厲凌烈，窮餓不悔，則詩又特其結餘耳。」又王原序其集云：「後山之於杜，神明於矩矱之中，折旋於虛無之際。較蘇之馳騁跌宕，氣似稍遜，而格律精嚴過之。若黃之所有，無一不有；黃之所無，陳則精詣。其於少陵，以云具體，雖未敢知，

然超黃匹蘇，斷斷如也。」後山亦云：「學詩當以子美爲師，有規矩故可學，學之不成不失爲工。無韓之才，與陶之妙，而學其詩，終爲白樂天爾！」余案其語，不第師古之善，殆或有諷於蘇氏耶！又謂寧拙毋巧，寧樸毋華，寧粗毋弱，寧僻毋俗，詩文皆然。此又足見其宗尚已。方叔名廌，詩不甚著。

(七)江西詩派 昉自呂居仁本中，呂本宋州人，徙居壽州。有詩名，著《紫微詩話》，自言傳江西衣鉢，因作《江西詩社宗派圖》。自黃庭堅而下，列陳師道、潘大臨、謝無逸、洪芻、饒節、僧祖可、徐俯、洪朋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革、李鎔、韓駒、李彭、晁冲之、江端本、楊符、謝邁、夏倪、潘大觀、林敏功、何願、王直方、僧善權、高荷等，凡二十五人，而已亦附名其末，以爲其源流皆出自山谷也。顧今考圖中所列二十五人，除後山刻意學杜，足繼山谷外，其他名世者寥寥無幾，而或師儲章，或師二蘇，宗尚非一家也。至何人表顯，潘仲達大觀，竟有姓名而無詩。王直方詩絕少，亦無可採。又且後山係彭城人，韓子蒼陵陽人，潘邠老黃州人，夏均父、二林廝人，晁叔用、江子之開封人，祖可京口人，高子勉京西人，非皆江西也。而係以江西者，尊所自出耳。故秦少游與山谷日相倡和，曾文清乃廬人，與紫微時以詩往還，而均不入派，其去取固自有深意焉。迨後劉克莊潛夫，撰《江西詩派小序》，亦頗資考信。序云：「國初詩人，潘夔、魏野規規晚唐格調，寸步不敢走作，楊、劉專爲崑體，故優人有專扯義山之誚。蘇、梅變以平淡豪俊，和者尚寡。六一、坡公巍然大家，學者宗焉。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，非必鍛煉勤苦而成。豫章會粹百家句律之長，究極歷代體製之變，搜羅奇書，

穿穴異聞，作爲古律，自成一家。雖隻字半句不輕出，遂爲本朝詩家宗祖，在禪學中比得達摩，不易之論也。」又云：「後山樹立甚高，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。其師豫章，如射較一鏃，突角一著。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，故能師之。若秦、晁諸人，則不能爲此言矣。」又云：「子蒼蜀人，學出蘇氏，與豫章不相接，呂公強之入派，子蒼殊不樂。其詩有磨淬翦截之功，終身改竄不已，故所作少而善。徐師川豫章之甥，自爲一家，不似涓陽，高自標樹，藐視一世。又以名節自任，同時多推下之。潘邠老自云師老杜，然有空意無實力。夏均父亦有深蕪之評。三洪皆豫章之甥。龜父警句，往往前人所未道。駒父詩尤工，夏均父擬陶韋，（潘邠老）逼真，律詩用事琢句，超出繩墨，言近旨遠，可以諷味。蓋用功於詩，非無意於文之文也。謝無逸輕快有餘，而欠工致。幼槃差苦思。晁叔用意度宏闊，氣力寬餘，一洗詩人窮酸辛之態。南渡後惟放翁足以繼之。高子勉親見山谷，經指授，記覽多，押險韻，略無窘態。呂紫微作《夏均父集序》云：「學詩當識活法。」所謂活法者，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，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。是道也，蓋有定法而無定法，無定法而有定法，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。謝玄暉有言：「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。」此真活法也。近世豫章首變前作之弊，而後學者知所趨向。畢精盡知左規右矩，度幾變化不測。然余區區之論，皆漢、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，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。子曰：「興於詩。」又曰：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怨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今之爲詩者，果可興起其爲善之心乎？果可以興觀群怨乎？果可使人知事父事君？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？爲之而不能使人如是，則如勿作。

均父之於詩，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，變化不測者。所謂無意於文之文，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。余以爲此序，天下之至言也。然均父似未能然，往往紫微自道耳。」

時至南宋，國勢凌遲極矣，故文運亦并不振。其以能詩著稱者，楊廷秀推尤、蕭、范、陸四家。謂尤延之、蕭東夫、范致能、陸務觀是也。後人去東夫，易以廷秀，稱尤、楊、范、陸，蕭幾不能舉其名氏，而詩亦散逸盡矣。至近則尤詩亦少存在，祇《石湖》、《劍南》二集流傳於世，而《誠齋集》竟遠播海外焉。然論者獨推《劍南》爲大宗。

沈德潛《說詩碎語》云：「劍南集原本老杜，殊有獨造境界。但古體近粗，今體近滑，運於杜之沈雄騰踔耳。」漁洋亦云：「務觀七言通社、韓、蘇、黃諸大家，正坐沈鬱頓挫要少耳，非餘人所及。」又云：「放翁七言律，對仗工整，使事熨帖，當時無與比擬。竹垞摘其雷同之句至四十餘聯，緣詩篇太多，不暇持擇也。初不以此遂輕放翁，然亦足爲貪多者鏡矣。」姚鼐《今詩鈔》云：「放翁激發忠憤，橫極才力，上法子美，下攬子瞻，裁制既審，變境亦多。其七律固爲南渡後一人。餘如簡齋、茶山、誠齋諸賢，雖有盛名，實無超詣。」趙翼云：「放翁以律詩見長，使事必切，屬對必工，無意不搜，無語不新。然其古體詩，才氣豪健，議論開闊，引用書卷，皆驅使出之，而非徒以數典爲能事。看似華藻，實則雅潔；看似奔放，實則謹嚴。此古體之工力，更深於近體也。就諸家所稱，則放翁誠爲南宋詩人巨擘矣。」然尚有非之者，如李重華《貞一齋詩說》云：「放翁堪與香山躡武，益開淺直路徑，其才氣固自沛乎有餘，人以范石湖配之，不知石湖更滑薄少味。同時求偶對，惟紫陽朱子可以當之。蓋紫陽雅正明

潔，斷推南宋一大家。故知范、陸并稱，猶之溫、李、元、白，優劣自較然也。」黃子雲《野鴻詩的》：「務觀於宋，亦可稱正始。惜其流於淺弱，而無高渾磊落之氣，至《臨終詩》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，可稱庸中佼佼者。歸愚亦云：「朱子五言，不必斷絕凌厲，而意趣風骨自見，知為德人之音。范石湖恬靜，楊誠齋、鄭德源諧俗，劉潛夫、方巨山之流纖小。四靈方幅狹隘，令人一覽易盡。」是知南宋詩人，放翁外似當屬之晦庵矣。次則姜夔，詩亦洗盡鉛華，極蕭散自得之趣，其初雖學山谷，然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為佳。故竹垞《漁洋詩話》：「近世趙紫芝、翁靈舒輩，獨喜賈島、姚合之詩，稍稍復就清苦之風，江湖詩人多效其體，一時自謂之唐宗。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，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藏者哉！」

大抵放翁詩亦自有三變。初時崇尚老杜，猶是江西詩派。中年以後，益自出機杼，盡其才而後已。觀其示子通詩云：「我初學詩日，但欲工藻繪。中年始稍悟，漸次窺弘大。數仞李杜牆，常恨欠領會。元白才倚門，溫李真自鄙。」此足見其崇尚之正矣。至放翁詩傳受之曾茶山幾，而與茶山同時齊名南渡者，則為陳簡齋。曾、陳雖不列江西詩派，要亦黃、陳之徒也。竹坡胡禪之序簡齋云：「公之詩勢如川流，滔滔汨汨，靡然東注。非激石而旋，束峽而逸，則靜正平易之態，常自若也。特其用意深隱，不露鱗角，凡探赜諸史百子以資筆端者，莫不自己出。是以人惟見其沖澁澗漾，深博無涯渙而已矣。若夫蛟蛇蜿蜒之怪，交舞於後先，有不能遍識也。」其言雖似過甚，然簡齋之於

詩，亦足步武后山矣。又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謂陳去非嘗為余言：「唐人皆苦思作詩，所謂『吟安一個字，撚斷數莖須』。『句向夜深得，心從天外歸』。『吟成五字句，用破一生心』，『蟾蜍影裏清吟苦，炸蠶舟中白髮生』之類是也。故造語皆工，得句皆奇。但韻格不高，故不能參少陵逸步。後之學詩者，倘能取唐人語而撥入少陵繩墨步驟中，此連胸之術也。」觀簡齋此論，則閉門覓句，寧獨後山為然哉！要之，兩宋為填詞極盛之際，其心思才力，大半為詞所分，故於詩多不甚工，工亦不能與唐爭勝，此詩學之所由浸衰也。茲錄方回所論《宋詩一則》於後，閱之亦差得其源流升降矣。略曰：宋劉五代舊習，詩有白體、崑體、晚唐體。白體為李文正助，徐常侍昆仲結、贊，王之禹、偶，王漢謀。崑體則有楊億、劉筠、《西崑集》傳世。二宋郊、祁、張乘崖、錢惟公惟演、丁崖州謂皆是。晚唐則九僧最逼真，寇萊公準、魯三交、林和靖、魏仲仙父子野閑、潘道遥、趙清獻之徒，凡數十家，深涵茂育，氣勢極盛。歐陽公修出焉，一變為李太白、韓昌黎之詩，蘇子美、舜欽二難相為頡頏，梅聖俞、蘇則唐體之出類者也。晚唐於是退舍。蘇長公踵歐陽而起，王半山安石備眾體，精絕句，五言或三謝。獨黃雙井處專尚少陵，秦觀、晁補之莫窺其藩。張文潛來自自然有唐風，別成一宗。惟呂居仁本中克肖陳後山節，其所學雙井。黃致廣大，陳極精微，天下詩人北面矣。立為江西派之說者，銓叙或不盡然。陳簡齋與曾、文清幾為渡江之巨擘。乾淳以來，尤、楊、范、陸、蕭其尤也。高古清勁，盡掃餘子。又有一朱文公幾。嘉定而降，稍厭江西，永嘉四靈、九僧晚唐體，日淺日下。然尚有餘杭二趙，號為上饒二泉，趙善、趙章、趙流、趙澗、趙泉。典型未泯。今學詩者，不於三千年間，上溯下沿，窮探遠索，而

陳去病全集

一四二八

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間之所偏，非演演所敢知也。回字萬里，號虛谷，欽人。有《桐江集》，說載顧嗣立《寒廳詩話》。

若夫亡宋之際，文山倡《正氣》之歌，萃羽者《晞髮》之集，水雲傳《湖山》之稿，所南埋《心史》之編。是皆天地之中聲，人臣之大節，懸日月而不刊，與河山而并壽，固未可以尋常之韻語，下無謂之批評，則姑闕焉可也。

第十七篇 金元之偏霸

靖康之變，區夏中分。北地詩人，盡陷奴虜，然皆宗尚蘇、黃，頗存風骨。其可稱者，金時則以劉迎、李汾、黨懷英、趙秉文等四人為最著，而秉文尤號傑出。余觀其詩，率以瘦硬為工，雖不獲廁於江西詩派之列，要之真山谷嫡派也。迨元遺山出，承開闢之餘緒，而更濟之以雄渾。一時豪情勝概，壯彩沈聲，直欲軼蘇、黃軌轍，而窺李、杜門牆。卒之野史孤亭，高風千古。謂非曠代之逸民而何歟？今略述諸家梗概如下：

劉迎，字無黨，東萊人。長於七言，其《修城行》云：「淮安城郭真虛設，父老年前向子說。築時但用鷄糞土，風雨即摧乾更裂。祇合高低如堵牆，舉頭四野青茫茫。不知地勢實衝要，東連鄂渚西襄陽。誰能一勞謀永逸，四壁依前護磚石。免令三歲二歲間，費盡千人萬人力。」是蓋能留

心時事者。

李汾，字長源，平晉人。詩骨英挺，其《汴梁雜咏》云：「樓外烽烟接紫垣，樓頭客子動歸魂。飄蕭蓬鬢驚秋色，狼藉麻衣灑酒痕。天塹波光搖落日，太行山色照中原。誰知滄海橫流意，獨倚牛車哭孝孫。」

黨懷英，字世傑，秦符人。工五言，有《奉使行高郵道中》云：「細雪吹仍急，凝雲凍未開。牽開時掠水，帆飽不依桅。岸列枯蒲去，天將遠樹來。行舟避龍節，處處隱漁隈。」

趙秉文，字周臣，磁州滏陽人也。自號閑閑老人。歷官禮部尚書，翰林學士，天水郡侯。其詩備擅兼妙。七言筆勢縱放，不拘一律；五古沈鬱頓挫，間學陶、韋；近體壯麗，亦復精絕。著有《滏水集》。其首篇《雜擬》云：「朱明變氣候，大火向西流。六龍整征轡，倏忽夏已秋。闔闔來悲風，霜棱被九州。豈不念時節，歲律聿其周。精衛填溟海，木石安所投。獨携羨門子，高步登昆丘。千秋長不老，永謝區中囚。」亦頗具清剛俊上之致。

元好問，字裕之，號遺山，太原秀容人。始能詩，甫冠名已大振。尋登進士上第，興定正大間，殆與楊、趙齊驅。晚歲北返，尤以著作自任。以金源氏有天下，不可令一代之迹，混而不傳。乃構亭於家，著述其上，因名曰野史。又與李冶、張德輝游於渾源之上，時號龍山三老。而詩益渾成，脫去畦畛，推其極致，足以盡掩諸家之長，而為金、元兩朝之冠。歿後德輝類次其集，而冶與陳郡徐世隆序之。今按徐序略云：「百年以來，得文派之正，而主盟一時者，大定明昌，則承旨黨公；貞祐

正大，則禮部趙公；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。自中州斷喪，文氣奄奄幾絕，起衰掉壞，時望在遺山。遺山雖無位柄，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為不輕。故力以斯文為己任，周流乎齊、魯、燕、趙、晉、魏之間，幾三十年。其迹益窮，其文益高，其聲名益大以肆。且性樂易，好獎進後學，春風和氣，隱然眉睫間，未嘗以行輩自尊。故所在士子，從之如市。然品題人物，商訂古今，則絲毫不少貸，必歸之公是而後已。是以學者知所指歸，作為詩文，皆有法度可觀，文體粹然為之一變。大較其詩祖李、杜，律切精深，有豪放邁往之氣。文宗韓、歐，正大明達，無奇纖晦澀之語。樂府則清雄頓挫，閑婉瀟亮，用俗為雅，變故作新，得前輩不傳之妙，東坡、稼軒而下不論也。觀此則遺山之為一代詞宗可信矣。遺山既宗老杜，又為《杜詩學引》，略云：「子美之妙，釋氏所謂『學至於無學』者耳。今觀其詩，如元氣淋漓，隨物賦形。如三江五湖，合而為海，浩浩瀚瀚，無有涯涘。如祥光慶雲，千變萬化，不可名狀。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。及讀之熟，求之深，含咀之久，則九經百氏，古人之精華，所以膏潤其筆端者，猶可仿佛其餘韻也。夫金屑、丹砂、芝術、參桂，而名之者矣。故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可也，謂不從古人來亦可也。」據此則遺山之深窺杜氏，又可知矣。

至其他詩人，據元氏《中州集》以觀，則有宇文虛中、吳激、蔡松年、蔡珪、高士談、馬定國、邊元鼎、周昂、趙鼎、楊雲翼、王若虛、張行簡、李獻甫及遺山之父元德明，其尤著者也。自序有云：「百餘年來苦心之士，積日力之久，其詩往往可傳。兵火散亡，所存什一，不總萃之，則將遂湮滅無聞，為可惜也。斯言也，不特野史亭中一大掌故，亦守先待後者所宜取法云爾。」

女真代興，車書一統。其初詩人之在南者，有若方回之宗法江西，戴表元、趙孟頫之清新麗密，仇遠、白珽之宗尚雅艷，漸以一洗宋、金粗獷之習，門戶大暢。其在北者，則有郝經之受業遺山，耶律楚材之務趨平淡，莫不著稱一時，顧猶未臻乎極盛也。迨虞、楊、范、揭出，力以唐代為宗，騷壇為之一振，學者號為四傑，而虞尤推獨步。大抵虞詩權奇飛動，楊風規雅瞻，雍雅乎有元祐之遺音，范則秀韻天成，揭亦清思雋永，各擅所長，咸歸大雅，并時亦罕與比倫矣。至楊維禎以青蓮、昌谷之體，高談奇麗，而元詩於是大壞。迄今讀《鐵崖古樂府》者，雖覺其縱橫排奐，亦足自闢町畦，而貽誤後來，不免致王彝文妖之誚。爰是知身負盛名，主盟壇坫，其於倡導斯文，挽回風氣，夫固不可以不慎也。而後生小子，識力未充，驟眩新奇，便相傾倒。又豈能得其指歸，而不免於迷謬耶！要之就詩而論，其足以為元後勳者，吳萊立夫，殆庶幾焉。茲為分述之如下：

方回，字萬里，號虛谷，徽州歙縣人。宋景定中登第，知嚴州。降元，官建德路總管，有《桐江集》。又選唐人詩為《瀛奎律髓》，名於時。其詩學江西，故頗生硬俚質。五古閑具樸致，如《秋晚雜書》云：「賦詩學淵明，詩故未易及。飲酒慕淵明，酒復罕所得。荒涼數畝園，卜築未成宅。此或類陶家，秋菊亦可摘。古稱士希賢，將無省厥德。如我於柴桑，往往似其迹。儲粟既以瓶，子尤不勝責。有時醉欲吟，空集索遺客。」又五律《雨涼曉思》云：「一榻涼如水，空山夜雨聲。病身筋骨在，往事夢魂驚。老壽知何益，憂危半此生。吾窮終不怨，稍已竊詩名。」格調亦佳。

戴表元，字帥初，一字曾伯，奉化人。宋咸淳進士乙科，以氣節相高。元大德中累薦不起，著有

戴表元，字帥初，一字曾伯，奉化人。宋咸淳進士乙科，以氣節相高。元大德中累薦不起，著有

陳去病全集

《剡源集》，號烏東南大家，名重一時。初表元閱宋季文章類弊已甚，慨然以起衰為己任。乃從四明王應麟，天台舒岳祥游。故其學博而肆，其文亦清深雅潔，化陳腐為神奇。能傳其業者，袁桷清容，尤著也。表元詩多清妙婉約，如《秋晝》云：「秋盡空山無處尋，西風吹入鬢華深。十年世事同紈扇，一夜交情到楮衾。骨響如響知冷熱，詩多當曆記晴陰。無聊最苦梧桐樹，攪動江湖萬里心。」最覺新警。

趙孟頫字子昂，湖州人。宋亡入元，累拜翰林學士承旨，追封魏國公，諡文敏。有《松雪齋集》。戴表元為之序云：「子昂古詩沈涵鮑，謝，自餘諸作，猶傲視高適、李翱。」誠定論也。大抵王孫詩，彬彬爾雅，質有其文。集中如《題耕織圖》詩，妙處酷類儲、王。七言《岳鄂王墓》一首，亦復蒼涼激宕，頗似少陵。詩云：「鄂王墓上草離離，秋日荒涼石獸危。南渡君臣輕社稷，中原父老望旌旗。英雄已死嗟何及，天下中分遂不支。莫向西湖歌此曲，水光山色不勝悲。」陶宗儀云：「鄂王墓詩，不下數十百首，其膾炙人口者，莫如魏公，信然。」

仇遠，字仁近。白珽，字廷玉，皆錢唐人。遠官杭州知事，有《山村遺稿》；珽江浙儒學副提舉，有《存悔齋稿》。

郝經，字伯常，陵川人。官翰林侍讀學士，充國信使，卒贈昭文館大學士，司徒，冀國公，諡文忠。有《陵川集》。元詩本憾纖穠，經獨蒼渾奇崛，氣骨高奮，其《入燕行》及《龍德故宮懷古詩》等，雖身仕胡元，而乃心中國。故於燕雲之割棄，宋朝之南渡，并極嘆其失策。至《青城行》云：「天與

初年靖康末，國破家亡酷相似。君取他人既如此，今朝亦是尋常事。」以見天道循環，足垂炯戒。《白溝行》云：「千年猶怨桑維翰，五季那知魯仲連。」當日處小朝廷求活者，亦可愧矣。

耶律楚材，字晉卿，遼東人。累官中書令，卒贈太師，上柱國，追封廣寧王，諡文正。有《湛然居士集》。詩語皆本色，惟意所如，不以研煉為工。又時時出入內典，而大旨必歸於風雅。

虞集，字伯生，蜀人。累官侍講學士，卒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，仁壽郡公，諡文靖。有《道園學古錄》五十卷。古詩筆力駿健，有風雨馳驟之勢。律句工麗秀潤，具體盛唐，一洗儂荒之習。宜其以漢庭老吏自負也。《挽文丞相》云：「徒把金戈挽落暉，南冠無奈北風吹。子房本為韓仇出，諸葛寧知漢祚移。雲暗鼎湖龍去遠，月明華表鶴歸遲。不須更上新亭望，大不如前瀟灑時。」神完氣足，思致精純，以視伯常岳墓之作，洵一時瑜亮云。

楊載，字仲弘，浦城人。徙家於杭，以布衣召為國史院編修官，旋登進士，仕至寧國路總管府推官。有《仲弘集》。其論詩主取材漢、魏，而音節以唐為宗。故所作曠朗宏達，絕去纖穠之弊，史稱其為詩尤有法度，洵不誣也。其《宗陽宮望月》云：「老君臺上涼如水，坐看冰輪轉二更。大地山河微有影，九天風露寂無聲。蛟龍并起承金榜，鸞鳳雙飛載玉笙。不信弱流三萬里，此身今夕到蓬瀛。」論者謂為卷中首唱。

莊，字德機，臨江清江人。以薦為左衛教授，累官閩海道知事。母喪哀毀卒，世稱文白先生。有《燕然》、《東方》、《海康》、《豫章》、《侯官》、《江夏》、《百丈》等稿十二卷。別有《范德機集》七卷，則

臨川莫離、仲穆之所編次也。其詩原本老杜，工於比興，頗得風雅之遺。

揭傒斯，字曼碩，龍興富州人。延祐初，薦授編修，累進翰林侍講學士，追封豫章郡公，謚文安。有《秋宜集》。其五言長於紀事，模質詳明，首尾齊整，語多洗煉，非徒工鋪排之比。其他亦能翻陳出新，略無凝滯也。

楊維禎，字廉夫，會稽人。泰定進士，江西儒學提舉。有《古樂府》、《鐵崖集》。王士禛云：「元詩靡弱，自虞伯生外，惟吳立夫長句，瑰璋有奇氣。雖疏宕或遜前人，視楊廉夫之學飛卿、長吉，區以別矣。」趙翼《甌北詩話》亦云：「元末明初，鐵崖險怪仿昌黎，妖麗仿溫李，以之自成一家則可，實非康莊大道。當時王昌宗已以文妖目之，未可爲後生取法也。」

立夫名榮，浦江人。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壽書院山長。卒，門人私謚淵穎先生。沈德潛云：「吳淵穎之元，乃易之之流利，隨天錫之穠鮮耀艷，故應并張一軍。趙王孫暨金華諸子，聲價雖高，未宜方駕。」殆信然哉！

易之名賢，南陽人。薦授翰林編修，有《金臺集》。天錫名都拉，雁門人。泰定進士，官河北廉訪經歷。有《雁門》、《天錫》二集。鐵崖稱其詩風流俊爽，如《芙蓉曲》，雖王建、張籍無以過之云。

胡元入主，未及百年，氣運既促，風尚亦囿。故綜覈較易，不若唐、宋歷數之長，而詩以屢變也。如上所述，大略粗具。彼雲林之避地，玉山之唱和，雖艷稱一時，而無關大旨，均不復及云。至欲窺其蘊，則顧嗣立所選元詩三百餘家，最稱繁富。而精覈，則無若顧奎光之《元詩選》爲可法也。其序

略云：「宋詩唐之變也，變而成爲宋。元詩宋之變也，變而復於唐。宋詩或囁強、拗折、生硬以爲老，或淺近、率易、鄙俚以爲真。議論好盡，才氣過豪，而少緣情綺靡，含蓄蘊藉之意，風雅之道燮矣。元矯其弊，而失於多學晚唐，纖濃繁縟之病，勢所不免。然佳者則婉轉悒悒，附物切情，工整流逸，清新秀麗。慮周深密，不涉粗疏；意深韻遠，不失徑直。誠使被除洸汰，摘其英華，固合於風雅也。」顧氏此說，頗見平允，因節錄之備考證焉。

第十八篇 朱明之復古

朱明當陽，胡人大去，獸蹄鳥迹，廓然一清。中原士子，幸生太平之朝，沐浴文化，及是時而和聲以鳴國家之盛，不亦宜哉！以是青田、青邱，兩雄屹峙。清江、孟載，各復成家。遠追初唐四傑之踪，近標北郭十才之目。詞經變故，臺閣風行。意取頌揚，體以卑靡。迨茶陵李氏出，雄鷄一鳴，天下大白。何、李繼之，風規益振。前七子之齊鑣接軫，固不可謂其無裨風雅也。重以正嘉之間，用修、君望之倫，雅音迭奏，文采彬彬。王、李挺生，流風益扇，茂秦特出，獨冠當時，是後七子之爭雄競長，抑又未可以全非也。公安、竟陵，意尚纖巧，無當大雅，而斯道乃衰。幾、復主盟，人材蔚起。日生戕削，卧子豐縟，起衰之功，於斯爲盛。他若亭林、湛若之翱翔肆志，姜齋、桴亭之隱居放言，則又浩氣周流，常存天地，而時事已不可爲矣。魯陽回日之戈，與遺民身世之感，方之文山、舉羽而何

大白。何、李繼之，風規益振。前七子之齊鑄接軫，固不可謂其無裨風雅也。重以正嘉之間，用修君之倫，雅音迭奏，文采彬彬。王、李挺生，流風益扇，茂秦特出，獨冠當時，是後七子之爭雄競長，抑又未可以全非也。公安、竟陵，意尚纖巧，無當大雅，而斯道乃衰。幾、復主盟，人材蔚起。日生成削，卧子豐辨，起衰之功，於斯為盛。他若亭林、湛若之翱翔肆志，姜齋、桴亭之隱居放言，則又浩氣周流，常存天地，而時事已不可為矣。魯陽回日之戈，與遺民身世之感，方之文山、皋羽，而何

陳去病全集 詩賦論著集一 詩學綱要

一四三五

陳去病全集

一四三六

異？不且為論世者所累歎而不已哉！茲為綜叙其家數如下：

(一) 明初四傑及十才子 曰高季迪、楊孟載、張來儀、徐幼文、是為吳中四傑。按啓家吳郡北郭，與王行比鄰。徐貞、高遜志、唐肅、宋克、余堯臣、張羽、呂敏、陳則，皆卜居相近，故號北郭十友，又稱十才子。

(二) 臺閣體 曰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。

(三) 弘正四傑及前七子 曰李獻吉、何仲默、邊庭實、徐昌穀、是為弘正四傑。又號李、何派。又與康海、王廷相、王九思等為弘治七才子。又除王廷相，加宋應登、顧璘、陳沂、鄭善夫為弘治十才子。

(四) 嘉隆七子 曰李于鱗、王元美、謝茂秦、宗子相、梁公實、徐子與、中行、吳明卿、又號王李派。

(五) 公安派 曰袁宏道、宗道、中道、兄弟三人。

(六) 竟陵派 曰鍾惺、譚元春。

(七) 復社諸子 復社名流遍天下，其以詩名世者，曰長興伯吳易、顧亭林先生炎武。長興又與趙煥、史玄、號東湖三子。顧與歸莊齊名。

(八) 幾社諸子 皆雲間人，以陳卧子子龍為之冠。

如上所列，而明代三百年詩人盛衰升降之原，要可睹已。然清世詞人之論列，亦頗多特見，因

節錄之。

王士禛云：「有明一代作者衆多。七言長句，在明初則高季迪、張志道、劉子高為最，後則李賓之。至何、李學杜，賦諸家之坦途，獨於沈鬱頓挫處用意，雖一變前人，號稱復古，而同源異派，實皆以杜氏為昆侖墟。」又云：「明詩勝金、元、才、學、識三者，皆不逮宋。而弘正四傑，在宋時亦罕其匹。至嘉隆七子，則有古今之分矣。」

沈德潛《明詩別裁序》云：「宋詩近腐，元詩近纖，明詩其復古也。而二百七十餘年中，又有升降盛衰之別。嘗取有明一代詩論之。洪武之初，劉伯溫之高格，并以高季迪、袁景文諸人，各逞才情，連綿并彰，然猶存元紀之餘風，未極隆時之正軌。永樂以還，體崇臺閣，氣不振。弘正之間，獻吉、仲默，力追雅音。庭實、昌穀，左右馳騁，古風未墜。餘如楊用修之才華，薛君采之雅正，高子業之沖淡，俱稱斐然。于鱗、元美，益以茂秦，接踵繼起。雖其間規格有餘，未能變化，識者咎其自得之趣焉，然取其菁英，彬彬乎大雅之章也。自是而後，正聲漸遠，繁響競作，公安袁氏，竟陵鍾氏，比之自鄒無識。蓋詩教衰而國祚亦為之移矣，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。」又云：「牧齋詩選，於青邱、茶陵外，若北地信陽，濟南婁東，概為指斥，而獨推程孟陽。孟陽詩纖詞浮語，只堪爭勝於陳仲醇諸家。此猶舍丹砂而珍澆勃，貴等舊而賤清琴。不必大匠國工，始知其誣妄也。」

又《說詩碎語》云：「元季都尚詞華。劉伯溫獨標骨幹，時能規撫杜韓。高季迪出入於漢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諸家。特才調過人，山蹊未化。故變元風則有餘，追大雅猶不足也。要之明初辭人，以